

参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密

·第0052期·

新华通讯社编印

1957年4月21日·星期日

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会议上

铁托总统的讲话

铁托说到：目前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南斯拉夫坚持不愿参加任何阵营。南斯拉夫希望这种“冲突”不会超越意识形态范围。他认为，许多领导人物还不能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旧观念”。苏联在对外政策中仍然存在某些“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根源。阿尔巴尼亚的言论和文章是要削弱南斯拉夫的威信。苏联也有使苏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能同意苏联“推卸责任”的做法，对于各国共产党的指责，南斯拉夫不能动摇和认错。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是在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进行合作，在这方面不会让步。南斯拉夫不会作使苏南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情，南斯拉夫报刊上的某些言论，并不能看作是对苏联的某种不诚恳的政策因素。改善苏南关系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并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东西，这是西方记者捏造出来的字眼。

【南斯拉夫通讯社布里俄尼9日电】铁托总统昨天在布里俄尼群岛举行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全体会议上讲话。

他说，在目前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产生的冲突中，主要问题在于南斯拉夫仍然坚持它的不愿参加任何阵营的态度。铁托说，我们不愿参加，因为我们会因而丧失南斯拉夫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使我们能够采取独立的态度来表示我们对一切问题、不论属于国内性质还是对外政治性质的问题的想法。这是最使苏联同志们恼怒的事。

铁托强调指出他不愿使这种争端变得有声有色，他说，南斯拉夫希望这种冲突不致超越意识形态的范围，因为，苏联同志最初也曾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国家之间不一定要发生冲突。相反地，在那方面正常的关系应当像贝尔格莱德宣言以及后来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所规定的那样发展。铁托说，然而不幸，有迹象表明所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愿望之外。因为，这种冲突也反映在国内方面，反映在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方面。

铁托继续说，这里时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再信任他们呢？因为我们已经第二次陷于为难的境地。我认为，从不再信任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是错误的。我认为，主观因素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那就是许多领导人物的态度，他们还不能使自己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旧观念。尽管他们已经对他们政策中的斯大林主义倾向多少作了一些修改，在苏联对其他一般国家的政策中仍然存在着这些倾向的根源。

铁托接着表示希望，苏联同志们将在不那么长的时期内认识到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改变它的政策和态度。南斯拉夫夫人根据经验，深信他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要是脱离这条道路，不仅对南斯拉夫国内形势有害，而且一般地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害。此外，这不会有助于世界今天存在的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相信——铁托强调说——他们有朝一日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斯拉夫坚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它在目前困难的国际形势下起着有用的作用，它没有以它的态度来威胁苏联。而相反地，它对苏联，对于盼望世界实现和平和良好关系的一切人都有贡献。

谈到阿尔巴尼亚国内就科索伏区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和文章，铁托说，这是远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值得忧虑的事，又说，很难相信这仅仅是阿尔巴尼亚领袖们的问题。他认为，这或多或少是仓促策划的策略的结果，为的是削弱作为一个国家的南斯拉夫和它的威信。

铁托说，这种企图败坏南斯拉夫的信誉的努力，正从各方面进行，从意识形态、理论方面，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以及一般地到我们整个内部制度方面。谁能够向我们保证，将来在伏伊伏丁那——在这里我们也有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匈牙利族等——不会进行同样的努力来削弱我们的国内团结、污蔑我们解决南斯拉夫境内民族问题的制度和办法。自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让步，而必须以一种不损尊严的态度有所反应，不陷入任何争论之中，然而又摆出事实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说出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说，这是有害的。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遇到任何值得生气的事情的话——而我们的确遇到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对他们那种笨拙的态度感到生气，对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想毒害少数民族同我们的其余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企图感到生气。我们或许将不得不用某种更好的正式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点。的确，已经表明过，无论如

何，这个运动对我们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没有好处。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某种步骤。

铁托强调指出，所以不需要使整个冲突变得有声有色，还因为苏联也有一种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赫鲁晓夫最近也谈到了这种愿望。他接着说，现在有人斥责南斯拉夫人对加在南斯拉夫身上的不正确的指责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虽然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国内关于那个问题的文章，比较起来是少的，口吻也比较温和，而且是提出了论据的，南斯拉夫人并没有陷入任何争论之中。

铁托说：他们现在想把某些重要事件归咎于我们。例如，他们一贯认为南斯拉夫应该对匈牙利事件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种指责连一点正确的地方都没有。相反的，对拉科西集团所遵循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坏的、消极的后果提出了警告的正是我们，他们自己也曾向我们承认过这种政策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局面。但是当那里发生了可悲的事件而且结果不能不影响到苏联在世界上的威信的时候，他们就想推卸责任，把它转嫁给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认为我们应该负责的看法，因为不该由我们负责。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促进某些国家内的消极发展的事。

铁托指出，在像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紧急情况下，南斯拉夫领导方面应该说说明自己的态度并且把有关的情况公开告诉人民。他说：这种做法不合苏联同志们的胃口，因此他们有了尖锐的反应。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传遍各国，不论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或者不是共产党当政但是有共产党存在的国家。

铁托说：在这些党的某种道义指责的压力下，我们不能动摇和认错。今天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自己的人民负责，而且还要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进步公众负责。我们要作为国家也要作为党来负责，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明确的。这种政策的基础就是同一切希望在平等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这里也牵涉到我们希望在世界上实现的、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中非常重要的积极共处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让步，在将来也不会让步。

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在试图使整个讨论根据某种据说是同志式的方针展开。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同志式的批评有时候是别有用心。谈到我国的情况首先就谈积极的东西，谈到我们的成就时就说我们建立了工业等等，但是接着就谈到了一系列实际上是在我们报纸上找到的、并且为我们自己批判了的消极的东西，所以这种评论完全以此为根据，而结尾就说我们整个制度根本就要不得，说工人自治的办法或是我们的正在实行的公社制度，以及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它们现在正在把这种论断灌输给它们自己的人民，显然，这不能说是一种同志式的批评，而只不过是把1948年和以后几年所采用的反对南斯拉夫的斗争方法变了一个样子的斗争方法而已。据我看，这倒是一种相当非同志式的方法，而如果我们对于他们说的所有的话都保持沉默，或者我们不是不时给予答复的话，那么这也许会对我们有很不好的后果，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东西有些也许会留在那些国家的人民的记忆中。

铁托说，然而，南斯拉夫人不应当作任何也许会超越讨论的范围和导致与这些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情——而要以平静、镇定自若的态度为它们树立一个榜样。

铁托说，我们将根据这些立场来进行讨论，既不诽谤、也不欺骗或说谎。我国人民都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这种态度能比争吵带来多得多的好处，能更加有助于早得多地得到有利的结果。

铁托指出，在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过贝尔格莱德以后，南斯拉夫很难以建立对苏联的信任。铁托接着说，当时苏联领导人们曾经预先得到通知说，要建立起1948年以前对苏联的信任，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铁托强调说，我们要求他们忍耐，要求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是不会很顺利的，任何报纸上所刊载的今天不幸又违反我们的本意被重复说出的每句话，都不应当被认为是我们对苏联某种不诚恳的政策因素。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来恢复正常的关系，从而使对苏联和对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都达到尽可能友好的地步。

铁托说，不幸的是：忍耐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的反应既没有耐性，也不适当。

在这方面，铁托提到了赫鲁晓夫最近强调必须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演说；这篇演说使南斯拉夫产生了一线希望。认为转折点已经到来，认为苏联人已经看到他们不应该继续走使关系尖锐化的道路了。

铁托说，然而现在突然出现了苏斯洛夫。他抨击我们，说我们实行的是修正主义、是民族共产主义。铁托又说，要是我们回答这一点并且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不是没有意义吗？啊，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吗？并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东西。苏斯洛夫这一套措词用语是从西方各个记者那里学来的。那些记者捏造出“民族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因为南斯拉夫在为它的独立而斗争、在为它的国内发展的独立的道路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斗争。苏斯洛夫错误地利用这个字眼。他知道，这个字眼是不正确的，可是他还是用它来反对南斯拉夫，以便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

铁托问道——你们现在相信谁呢？今天一个人这么说，然后明天另外一个人的说法转了一百八十度。我认为，这是很笨拙的。我们不得不用某一种方式告诉他们这一点。也许不是通过报纸，也不是通过争论的方式。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可是我们不得不用某种方式说，这个方针是不正确的。假如他们真的认为，既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的关系应该改善和发展的话，那末他们应该反对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采用这种方法。

铁托的演说的第二部分是谈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

铁托在谈到兰科维奇报告中关于南斯拉夫新闻事业的部份时，强调需要自由发展思想，需要有意见的(?)斗争，但应该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相一致，并且和(?)南斯拉夫的每一个公民过无愧于人的生活的那种正常关系相一致。他强调说，南斯拉夫政府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而某些新闻工作者却损害这种由全体人民决定和赞同的政策，这是不能容许的。

铁托说，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在建设南斯拉夫国内的制度中可以起巨大的作用。他们也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有力的支持。因此，有必要把包括在南斯拉夫所遵循的方针中的××××告诉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这种方针不但为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所承认，而且也在全世界所有进步人士所承认。

铁托总统接着谈到中东问题。他指出这个地区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并且指出，预料最近不致发生某种××，同时在最近将来也不可能获得平定。他说，过去欧洲的紧张局势是严重的。这种紧张局势的中心已经转向中东。我们预料并且预见到这一点。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它可以作为争取和解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因素。它可以利用它在世界和平人民之中赢得的巨大威信。铁托又说，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这种作用，但是不是通过决定偏袒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这个或那个集团，而是通过独立地与一切国家建立尽可能好的关系。

铁托追述说，在过去几年中，南斯拉夫赢得了巨大的信誉，并且同印度、缅甸、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是，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中赢得的这种道义的、政治的资本，没有充分加以利用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他指出负责国际贸易关系的南斯拉夫代表在以后需要更多地注意政治和经济因素。铁托又说，我们在同中东和远东的这些国家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关系的同时，显示了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应当采取的方向。他强调说，当然是在不忽视西方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必须改进并扩大及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最后铁托总统谈到了一些农业问题。他说，我们的一切能力和精力，应当用来在发展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同时，来把农业生产提到更高的水平。用他的话来，已经获得了良好的成果，这种成果显然表明能够有非常大的单位面积产量。他说，当然，在这方面仅仅唤醒觉悟和向农民证明这样比较好，是不够的，应当努力为农业创造物质条件。社会必须以大得多的物质手段来从事农业，以便使南斯拉夫能不进口粮食。已经准备好的关于农业发展的详细计划规定要在五年内做到这一步。铁托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将顺利地获得解决。

蘭科維奇主席的报告

兰科维奇说到：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和同邻国的关系值得特别注意。“集团政策”是和平发展的障碍。西方有人别具用心鼓吹“民族共产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把它发挥来反对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和苏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一致，但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上未能完全一致。南斯拉夫成了苏联猜疑的对象。在最近的大多数争论中，南斯拉夫实际上只是为自己作了辩护和解释。希望以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来改善苏南关系并促进合作。

【南斯拉夫通讯社布里俄尼18日电】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目前国际关系中一些重大问题。

兰科维奇说，去年，南斯拉夫同一大批国家保持了十分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南斯拉夫认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也是人类取得每一真正进步的基本条件，因此，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找并且找到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在这一方面进行工作的可能性。以铁托总统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和代表团的访问，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巩固和平并寻找途径进一步加强和平的努力，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兰科维奇说，在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活动中，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的发展及同邻近国家的关系值得特别注意。兰科维奇在谈到对苏联的关系时说，南斯拉夫人民认为，苏联政府和党的代表们和南斯拉夫政府及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们之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谈和贝尔格莱德宣言，不仅是承认了南斯拉夫争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关系的斗争是正确的，而且也今后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的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兰科维奇说，各方面人士仅仅以集团政策的尺度，根据某人是否参加集团，来衡量南苏关系正常化的顺利发展。兰科维奇说，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是由于更广泛的和平利益，南斯拉夫一贯毫不含糊地强调指出，

它认为，世界广泛得多的需要是驾凌集团政策的尺度之上的，集团不仅是和平发展的障碍，也是对和平发展的威胁。

兰科维奇说，因此，要是有人怀抱幻想，以为归根结蒂它将放弃这种观点和政策，南斯拉夫是不能负责的。在世界如果不希望再有新的浩劫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要寻找方法应用这种积极的和平的共处的原则并使现存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的集团组织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的确，南斯拉夫毫无理由要走上脱离今天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的方向的道路。

兰科维奇追述说，在铁托总统访问苏联期间及以后，西方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方针猜测纷纷。根据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文件中规定的原则和苏联建立的友好合作被认为好像是南斯拉夫在放弃它的独立政策。在西方，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团体和个人想把南斯拉夫说成是“东方世界”的破坏者，或者甚至是对共产主义的否定。他们热中于鼓吹“民族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其他一些人则在需要的时候就把这个口号拿过来“在理论上加以发挥”，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来反对南斯拉夫。

在继续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时，兰科维奇说，虽然两国在国与国之间的和国际的政策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了广泛的一致，但是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并没有在一些对情况和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估计问题上达成完全的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的非集团态度占有首要地位。接着就恢复了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南斯拉夫又一次由于它的具体政策的方向而成了苏联猜疑和表示“焦虑”的对象。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合作又一次被认为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原则。

因此，全世界就再一次看到了对南斯拉夫真正滑稽的责难，一会儿“背叛了自由世界”，而一会儿又“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

很不幸，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刚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中伤南斯拉夫的国际政策、它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有系统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个运动发展得愈来愈大。根据南斯拉夫人的老习惯，他们总是使自己力持镇静，而不要激动，因为他们懂得，和平、社会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利益比暂时的偏向一方的见解，大发脾气和轻率的行动要更加有力些。在最近的大多数争论中，南斯拉夫实际上只是为它自己的态度进行了辩护和解释。兰科维奇说，南斯拉夫报界在写文章的时候很拘谨，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复各种反南斯拉夫的言论和文章。

南斯拉夫的政治和国家领导、共产主义者联盟、社会主义联盟和报界所抱的态度也是从这一点出发，那就是，他们绝不希望使国与国之间或一般的相互关系尖锐化。社会主义联盟认为，这些关系应该是正常的关系，并且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自由发展，应该改善这些关系。兰科维奇说，我们仍然认为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宣言是我们的关系的基础并且是两国相互承担的义务。在这些文件中列举的许多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继续构成一个完善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促进两国间在各方面有成果的合作。我们认为，要使这种合作不受到妨碍并且有成果，就必须考虑到南斯拉夫在某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在每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合作的条件。

兰科维奇在谈到中东的事件时说，社会主义联盟认为开发这个地区是人民为了从外国统治残余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的方向。南斯拉夫在为了维护和巩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指导之下并且以尊重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原则为指南，主张这些人民在不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开发这个地区。这只能使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局势稳定。在铁托总统访问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期间以及纳赛尔总统和尼赫鲁总理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南斯拉夫的这种政策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南斯拉夫的政策和中东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在观点和原则上的一致构成了互相合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友好的关系将会成功地发展。

兰科维奇说，国际的事态发展已经显示出亚洲各国人民取得理应属于他们的地位这个事实对于世界和平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些国家的明显的扬眉吐气对一般国际事务起了一种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对于世界和平以及国际关系的促进深为关切。许多亚洲国家对巩固和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们把积极共处的原则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并且抗拒各种企图使它们成为集团政策的目标的努力。

兰科维奇又说，在亚洲广大的地区盛行着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方针，这种方针在有些问题上同南斯拉夫非常相似。因此，南斯拉夫在争取和平、消灭冷战和取消集团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能为许多亚洲国家所了解，另一方面，亚洲国家所进行的同样的努力也一直得到南斯拉夫的支持。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18日电】据今天的消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猛烈减少了二百五十万以上。

兰科维奇在这个联盟的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最近的盟员数目为五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在1954年上次宣布的盟员数目为七百七十七万四千八百八十人。

他说，新的盟员总数造成了“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数目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的印象”。但是，由于“组织上和技术上的疏忽”，大量的农民盟员没有正式登记为盟员。

社会主义联盟是在1953年成立的，取代了铁托总统的游击队在战时形成的“人民阵线”运动。它自称拥有南斯拉夫全体选民的46%，最近，它在努力增进南斯拉夫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方面担任了主角。

美官員認為中蘇在最近的外交活動中有良好的配合

合眾社說美當局將加緊對付中蘇在各地的影響

【合眾社華盛頓18日電】這裡的官方人士認為，蘇聯強調克里姆林宮希望同西方保持較友好關係的新宣傳方針是要恢復中斷了的旨在發展俄國在中東、亞洲和非洲的勢力的“和平攻勢”。他們認為，俄國企圖彌補由於對匈牙利進行鎮壓而使他們的威信在中立國家中受到的損害，它已斷定現在是重新扮演主張和平共處和善意友好的角色的時候了。

這裡的官員們指出，中共最近進行的相似的宣傳運動，表明了莫斯科和北平在這個最近的“和平攻勢”中有良好的配合。

這裡認為，除了拉攏中立國家外，共產黨還在企圖設法瓦解和分裂北大西洋公約聯盟和其他反共防禦安排。就在發動目前的親善運動以前，俄國人冷酷地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各個歐洲成員國說，如果它們准許在它們境內建立原子武器基地的話，它們就有被原子核毀滅的危險。在蘇聯的警告余音猶存的時候，西歐國家現在被要求預期同俄國人和平共處的喜悅。

使得美國官員們預料莫斯科將繼續進行這種親善宣傳的事態是：一、黨首腦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總理最近發表的關於和平共處可能性的談話；二、有迹象表明俄國希望在裁軍問題上表現得比較講道理些；三、當美國大使波倫在莫斯科任職四年以後而回國的時候，蘇聯向他表示了誠懇的惜別；四、俄國顯然願意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進行更多的文化交流。

在這個配合一致的共產黨親善攻勢中，中國共產黨人對蔣介石和他的台灣國民黨政府採取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關於用武力“解放”台灣的威脅已經放棄了。周恩來也曾建議締結亞洲集體防禦條約，成員中將有赤色中國和蘇聯。

人們猜測，周恩來由於認識到在亞洲使用軍事力量大概會造成同美國的大規模戰爭，因此他現在準備用一種偽裝親善的宣傳運動來軟化他的遠東鄰邦。這裡的許多官員們認為，下一步驟就是加緊共產黨在日本和東南亞的滲入和顛覆活動。

因此，美國當局對於中蘇恢復的“和平攻勢”是完全抱懷疑態度的，並且準備對付共產黨為了擴大他們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的影響而加緊進行的努力。

【法新社華盛頓15日電】今天获悉：杜勒斯從前的一位同僚迪安在他為一本叫做“莫斯科—北京軸心”一書說中蘇同盟鞏固有效。迪安一度領導在朝鮮板門店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停戰談判的美國代表團。他曾被一些右翼共和黨人指責過分寬容共產黨的觀點。

“莫斯科—北京軸心”是美國有名的四位中蘇問題專家的集體作品。他們的文獻先在去年年底被提交“外交學會”的一個研究小組，這些文章現在已經出版，並有阿瑟·迪安作的序，他是研究小組的主席。

四位美國專家一致認為在目前情況之下，中蘇兩國共產黨的同盟看起來像是“一個相當鞏固和有效的聯盟。”

赫魯曉夫警告西方不要向社会主义國家挑畔

【法新社莫斯科19日電】蘇聯共產黨領袖赫魯曉夫今天警告西方國家不要使蘇聯在東德問題上受考驗，“像你們曾經在匈牙利問題上那樣”。

赫魯曉夫在波蘭大使館為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的訪問而舉行的招待會上說：“西方帝國主義者，你們不要愚弄我們，不要想使我們受考驗，像你們曾經在匈牙利問題上那樣，並且像據說你們打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問題上那樣。小心。我們不是聖人，必要時候我們也知道怎樣懲罰人。我們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朋友們可以放心，對我們來說，友誼意味著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

赫魯曉夫說，他承認，去年在蘇聯和波蘭間的關係上曾存在著一定的困難，但是他又說，這些困難現在已經是一種“過去的事情了”。

這位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說：“波蘭人民，西方現在正在像對一個未婚妻似的向你們獻殷勤。它們那樣作並不是因為你們年青，而只不過是因為它們想利用你們。相信我吧，你們再也沒有比我們、也就是說比社会主义陣營更好的朋友了。”

赫魯曉夫轉向南斯拉夫大使說：“儘管我們和南斯拉夫人意見有分歧，我尊重他們。也許他們要和我絕交，可是我不和他們絕交。”他笑了一笑說：“南斯拉夫建議我們買它的胡椒。在目前，我們發現保加利亞的胡椒更合我們的胃口。也許，明天我們也會接受南斯拉夫的胡椒。”

最後，赫魯曉夫建議為蘇波友誼和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乾杯。赫魯曉夫說，他完全信任哥穆爾卡，“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記者們好幾個月來第一次被許可在这次招待會上和蘇聯領袖們進行長時間的談話。

【南斯拉夫通訊社莫斯科19日電】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今天晚上在波蘭大使館為他到莫斯科而舉行的歡迎會上對南斯拉夫通訊社記者說，南斯拉夫和波蘭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友好的。西倫凱維茲總理強調說，兩國的政、經和文化關係都極有可能獲得進一步發展。他說，這些關係將是相互有利的，並將有利於加強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國。

美国務院可能重新研究苏美文化交流問題

【美聯社莫斯科18日電】星期四這裡有迹象表明，美國國務院可能在重新研究蘇美文化交流問題。據可靠的西方人士報道，美國有好幾所大學已經建議實行一個同俄國各大學交換學生的廣泛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在2月里寫給國立莫斯科大学的信中所倡議的。據悉，這個計劃事先得到國務院的批准。

目前，美國國民戲劇協會主席陶林正在莫斯科同蘇聯的一位文化部長談判一個使美國在明年派一個交響樂隊、一個芭蕾舞劇團、爵士樂隊、甚至一個表演“野蠻的西部”的劇團到蘇聯去的計劃。

俄國人一直堅持進行相互的交流，讓蘇聯的劇團和藝術家們到美國去訪問。陶林說，他已經知道，美國方面不反對考慮世界聞名的莫斯科大学劇院芭蕾舞劇團和蘇聯莫伊塞耶夫民間舞蹈家們到美國來訪問。

【美新處紐約羅切斯特16日電】已經接受邀請出席第七屆羅切斯特大學高能物理學年會的六名俄國科學家，將不會到這裡來參加這次星期一開始的歷時五天的會議。莫斯科的一個官員對於俄國代表團的計劃作了最後一分鐘的改變的解釋是“技術上的原因”。這些俄國人已經獲得了到美國來訪問的簽證。

由於俄國人參加，科學會議就得重新組織，因為有些會議原是由俄國人來領導的。大約一年前同其他十三個美國科學家一道訪問蘇聯的這次會議主席羅伯特·馬沙克博士說，蘇聯“在人民的行動自由方面”存在著“某種緊張情況”。

在這裡的代表們希望從俄國代表團那裡了解伏爾扎大型實驗所的工作情況，那裡有一百億伏特的大型同步回旋加速器。這個實驗所設在莫斯科郊外。實驗所所長布洛欣澤夫教授本來是會到這裡來的六個俄國人之一。

然而，有布拉格的沃特魯巴博士和華沙的達尼什教授直接從莫斯科來參加會議。兩人都是伏爾扎實驗所的副所長。沃特魯巴博士說，他和達尼什博士是在上星期五乘飛機從莫斯科啟程的，到那時為止，俄國代表團還打算參加會議。兩人中誰也不願意談論蘇聯的新“原子衝擊器”，沃特魯巴博士指出，他主要是一個理論工作者，因此不大注意機器和試驗。另外還有幾個波蘭物理學家參加會議。

对华貿易問題目前主要是西方国家自己在爭吵

英法說要結成統一戰綫對付美国

【路透社巴黎19日電】消息靈通的法國人士今天說，英法將在預定下月在巴黎召開的會議上結成統一戰綫，要求放寬對共產黨中國的禁運。巴黎對華貿易管制國際委員會將於5月初在巴黎開會研究對華貿易限制問題。

這些人士說：“沒有任何理由不把對中國貿易和對蘇聯和東歐國家貿易這兩個禁運貨單拉平。”“在這一點上，英國同法國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個委員會里的許多同僚們也將支持這個立場。”

【路透社倫敦18日電】外交部次官伊恩·哈維今天說，英國政府關於對華貿易的最後決定將基於它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它對朋友的政治義務的平衡。他是在下院回答工黨議員們所提出的建議時這樣說的，這些建議主張應該放寬禁止對中國的出口。

哈維說：“我們已經告訴美國，應該放寬對華貿易的控制，使控制的兩種形式取得一致；我們已經請美國把他們的意見告訴我們，我們所期待的這些意見也將在最近的將來告訴我們。”

工黨議員約翰·蘭金打斷他的話問道：“如果他們的意見同我們的不一致怎麼辦？”

哈維答道：“這是政府將仔細考慮的問題。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而且這也沒有什麼秘密——我們在總的原則方面認為，應該實行將使這兩項目錄單取得一致的办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保留我們自己的按照我國的經濟利益來行動的權利。但是，同時，我們必須重視我們對我們的朋友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所承擔的政治義務。我們最後將作出的決定，將根據對這些考慮的平衡情況。”

蘭金曾於去年和其他議員一起去中國訪問；他說，中國現在已與差不多七十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但是，英國對華的全部貿易現在還不到戰前價值的四分之一。他說，現在存在著這麼一種不恰當的態度：柴油引擎可以裝在農業拖拉機中運到中國去，但是對於用在中國捕魚船隻上的同樣引擎，卻不准出口。

早在1953年，香港總督就說，他認為同中國進行貿易大有發展前途，並且把禁運比喻為插在這個殖民地喉嚨上的一把刀子。

巴黎“世界报”等评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

西方报纸总是夸大中国的作用来削弱苏联的地位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17日发表题为“伏罗希洛夫在毛家做客”的评论说：北京对伏罗希洛夫的热烈欢迎，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多么重视维护同俄国的同盟的愿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冷淡：这就是北京想首先表明。

苏联今天需要中国。这是一种有着长远意义的需要，因为中国应该在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对峙局面之中成为强大的后援力量，同时成为俄国亚洲侧翼的庞大屏障。但是，也是一种比较迫切的、比较紧急的需要，既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社会制度上已经出现裂缝。要是中国同俄国有了距离、所有这些裂痕就会扩大。相反地，中国同俄国结成一气，弥补损失就比较来得多。

北京政府主要的希望是在国际政治上露头角，进入舞台，到处露脸——例如，甚至远至非洲和南美洲。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运用这种手法：遇有危机就同苏联加强团结，而不是采取相反的做法。这种政策是使中国得到好处的。中国的作用在迅速日益增长：仲裁的作用，节制的作用，也是威胁的作用，周恩来最近旅行东欧的时候所发表的公报就向“帝国主义”世界屡次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中国并不是没有弱点的。中国在工业化方面仍然从属于苏联。对于中国说来，苏联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卫星世界的稳定也同样也是必需的，因为它从卫星世界获得一部分装备和技术人员。

因此，中俄同盟就稳定了。不仅如此，这个同盟在起作用，在发展。俄国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获得胜利。中国则使各卫星国感到满意，谴责了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中国的这个提法是针对在东欧实施的斯大林政策的。一切都肯定表明：已经找到折衷办法来既保证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而又保证必要的分权。在这种规划之中，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尚待分晓的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起着作用的自由酵母是不是强于可能用来试行弥补裂痕的一切“拼补”工作。

【法新社巴黎17日电】（代发越南通讯社）法国观察家们指出，苏联元首的第一次访问共产党中国，当然是波匈事件以后重新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之一，也是设法重新确定全世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之努力之一。

鲁塞尔今天在巴黎“十字架报”上强调指出：北京这个圣地同莫斯科圣地已经具有同等的分量。布尔加宁、西伦凯维兹和匈牙利政府的一个代表都到过中国首都。人们又看见，共产党中国对于前此还被苏联视为禁裔的东欧越来越感兴趣了。从今以后，社会主义阵营是受双重领导了，而苏联和人民中国将处于平等的地位。

谢胡再次表示希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合众社伦敦19日电】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今天向铁托的南斯拉夫发出呼吁，要求以“平等权利和互不干涉”为基础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莫斯科电台广播援引了谢胡对“消息报”记者发表的谈话说，最近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

谢胡说：“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尽一顷力量防止两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并根据平等权利和不干涉的原则来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希望，南斯拉夫的领袖们也将采取同样态度。”

要求南斯拉夫和它的小邻国有更紧密的关系的这一呼吁，是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领袖们会谈了一个星期以后发出的。

【美联社莫斯科18日电】苏阿两国举行了一个星期的关于政府和党的路线的谈判星期三晚上达到顶点，由于赫鲁晓夫和霍查同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谈话，在圣乔治大厅中举行的豪华的宴会终于超过了时间。赫鲁晓夫整个晚上把米丘诺维奇拉在他的身边，并且不断喊着阿尔巴尼亚人的名字。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的行动和会谈公报在克里姆林宫企图把南斯拉夫拉回到共产党国家阵营去的新运动上盖上一个正式的标记。

哥穆尔卡号召消灭罢工现象

【法新社华沙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透露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坚持需要制止和“取消”在波兰的工业部门里蔓延的局部罢工。哥穆尔卡在向参加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组织的一次经济会议的代表们讲话时指出，还不能满足工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他说，波兰的“生产不足以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因此，“由任何停工而引起的损失使得已经是不稳定的局面更为严重。”

据说，哥穆尔卡尖锐地批评了工会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没有成功地反对“不健康的倾向”。消息灵通人士报道说，哥穆尔卡指责说，工会没有考虑到波兰的实际局势。

【美联社华沙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星期五说，波兰共产党领导警告说，波兰的经济情况是极其严重的，而且由于劳工的动乱正在加剧。这些警告是哥穆尔卡和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列昂·卡斯曼在发言中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

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哥穆尔卡把劳工动乱的部分责任归咎于波兰报纸。这里的报纸在过去几个月内比前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下所准许的要真实得多地告诉了西方生活的情况。哥穆尔卡表示不满说，报纸做得太过火，把西方工人的生活描述得太美了。

哥穆尔卡要求党解释：在波兰目前的情况下，罢工只能使情况恶化。

“泰晤士报”报道

馬共和人民行动党在繼續武裝斗争上有爭論

【本刊专电】“泰晤士报”4月17日发表了它的记者从新加坡发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来亚将继续进行战争”。文章写道，在一份已经得到的共产党的重要文件里，记载着共产党对新加坡的左翼人民行动党所作的一次严厉的训戒和表明在马来亚必须继续进行武装叛乱因为它“一定会胜利”这样的论据。

这个文件是去年12月在柔佛州印的，根据那些研究过它的人的意见，这个文件有种种迹象表明，政策是从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或许甚至是从中国来的。人们认为，它预示，马来亚大陆将更加关心新加坡的颠覆活动和在马来亚的斗争中那种受到如中国和北越所获得的最后胜利的思想所鼓舞的坚持性。

共产党人不同意人民行动党所持有的认为丛林战争已经成了僵局、认为人民反对这种战争或者对它无动于衷这种看法。他们也不认为他们非常仰赖丛林所给予的掩护。他们说，毫无疑问，丛林对游击部队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不能提供给养或者军火，也不能“生出更多的指战人员来。”只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不少人在秘密支援“解放军”，而那些支持“英帝国主义者”的人们却对他们的支持大加炫耀。在这一点上，将有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人所说的话有一些是实际情况。

共产党人继续说，很明白，他们没有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但是，“如果任何人认为在武装斗争方面获得人民的支持就象领导群众实行罢工那么容易，他就完全错了”。革命发展的规律是曲折的，虽然现在好象处在僵持状态，但是这只是整个武装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一。

共产党人还在人民行动党的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马来亚今后获得进步的最有决定性因素这个概念上和人民行动党扭住了。他们说，选择这个而不采取共产党人的合作政策和成立种族联合阵线，这是“扩大意见的分歧”和无视英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文件接着说，关于各党在独立以后成立何种形式的政府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只能在以后得到真正解决；关于一切党派应该团结的要求，并不等于要求一切党派应该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同时，我们认为，除了武装斗争以外，在各城市开展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也有很大的作用。”

文件对于马来亚将于8月间独立这一事实，没有加以直接的注意，不过把英国“在压力下”所实行的政治上的改变说成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一种陷阱”，用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今年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流行性感冒

日本患者三十万 二十五年来稀有

【合众社东京18日电】厚生省官员们今天说，日本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二十五年来蔓延最厉害的流行性感冒，但是它已经停止蔓延。然而，麻疹传染还在增加。据厚生省统计，到3月22日为止，患这两种病死亡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厚生省防疫课发言人说，全国患流行性感冒的达三十万人，大多数在十五岁以下。他说，这是1932年以来患病人数最多的一次。据说，在流行性感冒传染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国家许多地方的学校不得不停课，因为缺席的学生太多了。

他说，今年死亡人数特别多，是由于许多病人同时患流行性感冒和麻疹。

~~~~~

香港商店停业

诊所挂“满座”牌

~~~~~

【新华社香港15日电】香港流行性感冒非常猖獗。据香港一家地方通讯社估计，现在香港已有三、四十万人患了这种传染病。有些工厂已有一半工人染有流行性感冒，个别工厂甚至高达80%。有些商店因为店员全体患病而暂时停业。有些学校也因为患病的教师、学生很多，而被迫将期中考试延迟。近日来，香港的戏院等娱乐场所，也因为流行性感冒蔓延而收入大为减少。

这几天，香港的所有医院和医生诊所的病人都拥挤不堪，有些医生因为病人太多无法应付，只得在诊所门前挂上“满座”和“请病人暂勿介绍戚友求诊”的通知。

香港一些报纸指责说，尽管流行性感冒的蔓延已经很严重，但香港英国当局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未见设法解决已被传染的居民医疗缺乏的问题。

【合众社澳门讯】私人医界的一位人士17日说，这块葡萄牙殖民地内有“上千”人感染了流行性感冒，据信这种流行病是由旅客们从香港带来的。

这位私人医界人士对合众社记者说：在过去两天里医疗当局已经接到“上千”起流行性感冒病例的报告。

~~~~~

波采取防治紧急措施

~~~~~

【美联社华沙讯】波兰卫生当局3月19日曾经命令采取紧急措施来和迅速蔓延的流行性感冒进行斗争。

据报，在过去三天中，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新患病的人，其中青年受影响最大。

在某些区里，学校已经停课了，人们不得到医院里去探望病人以防止扩大传染。

~~~~~

艾森豪威尔一度感冒

~~~~~

【美新处华盛顿讯】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对记者们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感冒已经痊愈，虽然过去两个月来讨厌的咳嗽还没有好。

巴黎“世界报”等评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

西方报纸总是夸大中国的作用来削弱苏联的地位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17日发表题为“伏罗希洛夫在毛家做客”的评论说：北京对伏罗希洛夫的热烈欢迎，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多么重视维护同俄国的同盟的愿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冷淡：这就是北京想首先表明。

苏联今天需要中国。这是一种有着长远意义的需要，因为中国应该在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对峙局面之中成为强大的后援力量，同时成为俄国亚洲侧翼的庞大屏障。但是，也是一种比较迫切的、比较紧急的需要，既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社会制度上已经出现裂缝。要是中国同俄国有了距离、所有这些裂痕就会扩大。相反地，中国同俄国结成一气，弥补损失就比较易得多。

北京政府主要的希望是在国际政治上露头角，进入舞台，到处露脸——例如，甚至远至非洲和南美洲。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运用这种手法：遇有危机就同苏联加强团结，而不是采取相反的做法。这种政策是使中国得到好处的。中国的作用在迅速日益增长：仲裁的作用，节制的作用，也是威胁的作用，周恩来最近旅行东欧的时候所发表的公报就向“帝国主义”世界屡次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中国并不是没有弱点的。中国在工业化方面仍然从属于苏联。对于中国说来，苏联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卫星世界的稳定也同样也是必需的，因为它从卫星世界获得一部分装备和技术人员。

因此，中俄同盟就稳定了。不仅如此，这个同盟在起作用，在发展。俄国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获得胜利。中国则使各卫星国感到满意，谴责了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中国的这个提法是针对在东欧实施的斯大林政策的。一切都肯定表明：已经找到折衷办法来既保证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而又保证必要的分权。在这种规划之中，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尚待分晓的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起着作用的自由酵母是不是强于可能用来试行弥补裂痕的一切“拼补”工作。

【法新社巴黎17日电】（代发越南通讯社）法国观察家们指出，苏联元首的第一次访问共产党中国，当然是波匈事件以后重新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之一，也是设法重新确定全世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之努力之一。

鲁塞尔今天在巴黎“十字架报”上强调指出：北京这个圣地同莫斯科圣地已经具有同等的分量。布尔加宁、西伦凯维兹和匈牙利政府的一个代表都到过中国首都。人们又看见，共产党中国对于前此还被苏联视为禁裔的东欧越来越感兴趣了。从今以后，社会主义阵营是受双重领导了，而苏联和人民中国将处于平等的地位。

谢胡再次表示希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合众社伦敦19日电】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今天向铁托的南斯拉夫发出呼吁，要求以“平等权利和互不干涉”为基础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莫斯科电台广播援引了谢胡对“消息报”记者发表的谈话说，最近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

谢胡说：“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尽一顷力量防止两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并根据平等权利和不干涉的原则来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希望，南斯拉夫的领袖们也将采取同样态度。”

要求南斯拉夫和它的小邻国有更紧密的关系的这一呼吁，是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领袖们会谈了一个星期以后发出的。

【美联社莫斯科18日电】苏阿两国举行了一个星期的关于政府和党的路线的谈判星期三晚上达到顶点，由于赫鲁晓夫和霍查同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谈话，在圣乔治大厅中举行的豪华的宴会终于超过了时间。赫鲁晓夫整个晚上把米丘诺维奇拉在他的身边，并且不断喊着阿尔巴尼亚人的名字。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的行动和会谈公报在克里姆林宫企图把南斯拉夫拉回到共产党国家阵营去的新运动上盖上一个正式的标记。

哥穆尔卡号召消灭罢工现象

【法新社华沙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透露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坚持需要制止和“取消”在波兰的工业部门里蔓延的局部罢工。哥穆尔卡在向参加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组织的一次经济会议的代表们讲话时指出，还不能满足工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他说，波兰的“生产不足以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因此，“由任何停工而引起的损失使得已经是不稳定的局面更为严重。”

据说，哥穆尔卡尖锐地批评了工会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没有成功地反对“不健康的倾向”。消息灵通人士报道说，哥穆尔卡指责说，工会没有考虑到波兰的实际局势。

【美联社华沙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星期五说，波兰共产党领导警告说，波兰的经济情况是极其严重的，而且由于劳工的动乱正在加剧。这些警告是哥穆尔卡和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列昂·卡斯曼在发言中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

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哥穆尔卡把劳工动乱的部分责任归咎于波兰报纸。这里的报纸在过去几个月内比前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下所准许的要真实得多地告诉了西方生活的情况。哥穆尔卡表示不满说，报纸做得太过火，把西方工人的生活描述得太美了。

哥穆尔卡要求党解释：在波兰目前的情况下，罢工只能使情况恶化。

“泰晤士报”报道

馬共和人民行动党在繼續武裝斗争上有爭論

【本刊专电】“泰晤士报”4月17日发表了它的记者从新加坡发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来亚将继续进行战争”。文章写道，在一份已经得到的共产党的重要文件里，记载着共产党对新加坡的左翼人民行动党所作的一次严厉的训戒和表明在马来亚必须继续进行武装叛乱因为它“一定会胜利”这样的论据。

这个文件是去年12月在柔佛州印的，根据那些研究过它的人的意见，这个文件有种种迹象表明，政策是从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或许甚至是从中国来的。人们认为，它预示，马来亚大陆将更加关心新加坡的颠覆活动和在马来亚的斗争中那种受到如中国和北越所获得的最后胜利的思想所鼓舞的坚持性。

共产党人不同意人民行动党所持有的认为丛林战争已经成了僵局、认为人民反对这种战争或者对它无动于衷这种看法。他们也不认为他们非常仰赖丛林所给予的掩护。他们说，毫无疑问，丛林对游击部队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不能提供给养或者军火，也不能“生出更多的指战人员来。”只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不少人在秘密支援“解放军”，而那些支持“英帝国主义者”的人们却对他们的支持大加炫耀。在这一点上，将有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人所说的话有一些是实际情况。

共产党人继续说，很明白，他们没有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但是，“如果任何人认为在武装斗争方面获得人民的支持就象领导群众实行罢工那么容易，他就完全错了”。革命发展的规律是曲折的，虽然现在好象处在僵持状态，但是这只是整个武装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一。

共产党人还在人民行动党的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马来亚今后获得进步的最有决定性因素这个概念上和人民行动党扭住了。他们说，选择这个而不采取共产党人的合作政策和成立种族联合阵线，这是“扩大意见的分歧”和无视英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文件接着说，关于各党在独立以后成立何种形式的政府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只能在以后得到真正解决；关于一切党派应该团结的要求，并不等于要求一切党派应该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同时，我们认为，除了武装斗争以外，在各城市开展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也有很大的作用。”

文件对于马来亚将于8月间独立这一事实，没有加以直接的注意，不过把英国“在压力下”所实行的政治上的改变说成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一种陷阱”，用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今年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流行性感冒

日本患者三十万 二十五年来稀有

【合众社东京18日电】厚生省官员们今天说，日本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二十五年来蔓延最厉害的流行性感冒，但是它已经停止蔓延。然而，麻疹传染还在增加。据厚生省统计，到3月22日为止，患这两种病死亡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厚生省防疫课发言人说，全国患流行性感冒的达三十万人，大多数在十五岁以下。他说，这是1932年以来患病人数最多的一次。据说，在流行性感冒传染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国家许多地方的学校不得不停课，因为缺席的学生太多了。

他说，今年死亡人数特别多，是由于许多病人同时患流行性感冒和麻疹。

~~~~~

香港商店停业

诊所挂“满座”牌

~~~~~

【新华社香港15日电】香港流行性感冒非常猖獗。据香港一家地方通讯社估计，现在香港已有三、四十万人患了这种传染病。有些工厂已有一半工人染有流行性感冒，个别工厂甚至高达80%。有些商店因为店员全体患病而暂时停业。有些学校也因为患病的教师、学生很多，而被迫将期中考试延迟。近日来，香港的戏院等娱乐场所，也因为流行性感冒蔓延而收入大为减少。

这几天，香港的所有医院和医生诊所的病人都拥挤不堪，有些医生因为病人太多无法应付，只得在诊所门前挂上“满座”和“请病人暂勿介绍戚友求诊”的通知。

香港一些报纸指责说，尽管流行性感冒的蔓延已经很严重，但香港英国当局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未见设法解决已被传染的居民医疗缺乏的问题。

【合众社澳门讯】私人医界的一位人士17日说，这块葡萄牙殖民地内有“上千”人感染了流行性感冒，据信这种流行病是由旅客们从香港带来的。

这位私人医界人士对合众社记者说：在过去两天里医疗当局已经接到“上千”起流行性感冒病例的报告。

~~~~~

波采取防治紧急措施

~~~~~

【美联社华沙讯】波兰卫生当局3月19日曾经命令采取紧急措施来和迅速蔓延的流行性感冒进行斗争。

据报，在过去三天中，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新患病的人，其中青年受影响最大。

在某些区里，学校已经停课了，人们不得到医院里去探望病人以防止扩大传染。

~~~~~

艾森豪威尔一度感冒

~~~~~

【美新处华盛顿讯】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对记者们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感冒已经痊愈，虽然过去两个月来讨厌的咳嗽还没有好。